

文
話
舊

钦鸿 著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人話旧

欽鴻
著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坛话旧/钦鸿著. —上海:上海远东出版社,
2008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486 - 2

I. 文… II. 钦… III. 作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
现代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6104 号

策 划: 黄政一
责任编辑: 黄政一
封面设计: 张晶灵
封面题字: 韦 一
版式设计: 李如琬

文坛话旧

著者: 钦 鸿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 200336

网址: www.ydbook.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

装订: 上海张行装订厂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×1240 1/32

字数: 363 千字

印张: 13.5

印数: 1—4000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486 - 2/I · 173

定价: 3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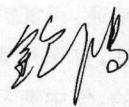
零售、邮购电话:021-62347733-8555

自序

这些年我的研究、写作，借用文坛前辈施蛰存先生的话，也可以说是开了三扇窗。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。这是我最初走上文学研究道路所选择的方向，20余年来乐此不疲，至今兴致未减。二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（现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），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。这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派生出来的一项研究，先由外力的推动，后因自身的兴趣，由此信步走来，蓦然回首，不觉亦有10余年矣。三是南通现代文学研究。这是因为我定居在了南通，可能亦将终老于此，自然也就对南通的现代文学状况有所关注，日积月累，多少也有些收获。但实际上，这三扇窗是相互联系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亦有你，很难细分开来，因此我平时的写作，也是随兴之所至，没有一定的界限。但是，由于它们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我的研究大致上没有超越既定的目标和范围，只是观察的视角和研究的切入点各有不同而已。正所谓从不同的窗户望去，自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是也。例如这些年我对马华文学的研究，就比较注重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交错和互相影响，因此这些文章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分。像我为已故马华老作家温梓川整理的几本集子《文人的另一面》、《郁达夫别传》等，可以说是马华文学的珍品，却又何尝不可以入藏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呢？又如我对南通现代作家李素伯、尤其彬、江村等的研究，固然立足于南通的基点，但同时又注意将他们置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风云浪潮中予以审视，从而发掘其独到的意义和价值。

这本《文坛话旧》，是我近年来在三扇窗中所见所思的产物。顾名思义，这里所写的无非都是些文坛的旧事。但虽然是旧事，“真实”两字却是不敢稍有背离的。如我写文坛师友冰心、周锦、范

泉等人的文章，都是出诸内心真实的感受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这才执笔成文。写人如此，写事亦然。像《谢冰莹〈女兵自传〉的重版风波》等文，是我在读书、研究中有所发现、有所感想，并且下了一番认真踏实的考证工夫，探明了事实的真相和来龙去脉，从而形诸文字的。当然，在注重“真实”的同时，我还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一个“新”字，即提供给读者的应该是新的内容。因此我的文章，从来不炒别人的冷饭，都是自己独立研究的产物，像我所写的孟十还、孙陵、季自求、杨骚、华铃、魏晋等人，大都是别人没有写到过的。偶尔论及别人的话题，也须得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或新的发现。如《也为章衣萍辨诬》一文，即以自己阅读所见，为正确审视现代文坛的一段公案提供了新的材料。凡此种种，我以为对广大读者不无助益，于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多少会有些参考作用吧。



2007年9月8日

于南通四风楼

目 录

文人交往

- 孟十还与鲁迅 / 3
季自求与鲁迅、周作人的一段交往 / 15
王尘无与鲁迅 / 29
温梓川与郁达夫 / 33
郁达夫与张紫薇 / 43
谢冰莹与魏中天的深厚友谊 / 46
李健吾与华铃的师生情 / 55
尤其彬与茅盾、丰子恺的交往 / 63
张謇与欧阳予倩 / 70
欧阳予倩与吴我尊 / 87
欧阳予倩与盖叫天 / 93
江村与他的文坛师友 / 95

作家风采

- 范泉不朽的文学业绩 / 117
诗人杨骚在上海 / 138
蔡北华早期的“左翼”文化活动 / 150
诗人魏晋早期的革命文学活动 / 153
谢冰莹与“左联”及其他 / 166
谢冰莹何以没有返回祖国大陆 / 172
谢冰莹写日记 / 176
东北作家孙陵轶闻 / 180
徜徉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女作家张明 / 187
师范：海峡彼岸的一股“野风” / 195
海峡彼岸的南通作家沙漠 / 203
台湾诗人朱沉冬 / 210

冯雪峰帮助青年作者的一件往事 / 215

姚江滨及其《中华万里行》 / 217

现代诗人叶平林 / 220

与鲁迅交往前的金湜若 / 225

与蒋锡金夫妇聊天 / 230

蒋锡金不是“左联”作家 / 244

“笔名大王”陈玉堂 / 246

文苑散叶

张恨水反对白话新诗的早期佚文 / 251

关于张恨水笔名的旧说新证 / 257

也为章衣萍辨诬 / 260

许广平致郁达夫的一封信 / 263

巴人写于南洋的佚作《无言抄》 / 269

温梓川的游记《冬天里的伦敦》 / 275

谈笑有鸿儒：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 / 283

温梓川晚年的《郁达夫别传》 / 292

欧阳予倩早期的小说创作 / 302

欧阳予倩的白话小说《枯树》 / 305

赵景深对青年作家的提携 / 309

内山完造的两次南通之行 / 312

赵丹早年的话剧佚作 / 316

胡风的一次住房纠纷 / 319

文坛风云

徐转蓬与何家槐关于创作问题的笔战 / 325

谢冰莹《女兵自传》的重版风波 / 331

范泉痛悼素不相识的蓝明谷 / 338

上世纪初关于白话新诗的一场论争 / 348

1936年至1937年马来亚华侨文化界对鲁迅的纪念 / 357

1936 年泰华文坛纪念鲁迅活动纪实 / 369

文朋诗友

冰心与我的一段文字因缘 / 379

高山流水思范泉 / 387

我与台湾学者周锦的交往 / 396

香港诗人王一桃印象 / 402

王一桃印象续记 / 406

纪念包子衍 / 411

忆张超 / 417

文人交往



文人交遊



孟十还与鲁迅

孟十还其人

文坛之事，常令人遗憾。有人如昙花一现，却留下了声名，有人成绩粲然，反倒湮没无闻。孟十还就是后者。

在二三十年代文坛上，孟十还是比较活跃的作家。他是专攻苏俄文学的翻译家，同时也写新诗和散文小品。他既在《论语》、《现代评论》一类杂志发表作品，同时也是《海燕》、《中流》、《太白》等进步或“左翼”刊物的作者。他在文坛上有广泛的联系，特别与鲁迅交往甚密。可是现在，不单是一般读者对他极为陌生，即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也知之甚少，已经出版和正在编印的各种名人辞典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，就连权威的《鲁迅全集》关于他的释文也语焉不详。

即使如此，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对他的介绍还是迄今最详尽者。我们不妨把全集的几处释文综述在此：

孟十还，辽宁人，原名孟斯根。翻译家，曾留学苏联，《译文》的经常投稿者。鲁迅曾约他同译《果戈理选集》。1936年主编《作家》月刊。

显然，这些介绍，对于著名翻译家孟十还来说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它过于简略，且不乏错误。

例如，孟斯根就不是他的原名。1989年夏，我曾与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周锦谈及孟氏。周锦与孟氏乃相交数十年的老友，对他的情况相当熟稔。据周锦所述，他的原名是孟显直。

这使我想起20年代初以咸直、孟咸直的笔名在辽宁文坛活动的孟宪智来，他的别名便是孟显直。从籍贯、姓氏以及活动的时间、区域等因素综合考察，孟十还即孟宪智（孟显直）当可确定。这一发现，为我们勾勒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轨迹。

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，孟十还也是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的。他最初写了一些新诗，如《泪和血》、《流水中的落叶》等，也写了《一个秋里底哀声》等散文诗，分别发表在1923年沈阳《盛京时报》、1925年大连《青年翼》等报刊上。当时他尚未投身时代洪流，其作品不免有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味道。

1927年下半年，他开始转写杂文和散文小品，并向北平、上海的报刊投稿。以后去苏联留学，成为苏俄文学研究专家。回国后，在鲁迅指导下，他翻译了许多优秀的苏俄文学作品，一时闻名遐迩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他与友人孙陵、周锦相偕赴台湾，从此定居数十年。

孟十还改名

人们熟知的斯根，其实乃是孟十还的笔名。周锦告诉我，孟氏在研究苏俄文学中，对小说家托尔斯泰和诗人普希金（旧译普式庚）特别崇敬，遂从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略加变幻，而得此笔名。

此说应是可信的。但我却以为,斯根之名,恐与孟氏的前一笔名孟诗根也有联系。1927年末,他在北平《语丝》周刊写过《关于〈樵歌〉》一文,1928年初在《现代评论》发表新诗《我孤立在矗岩之旁》,均署名孟诗根。所谓诗根,似源自于他早期对新诗的钟爱吧。

由“诗根”演变为“斯根”,经历了大约四年时间。这期间,孟氏负笈苏联,研习苏俄文学,并卓有所成。1932年之后,当他再度在上海文坛露面时,已是一位从事中苏文学交流工作的翻译家了。这时,他先后以斯根、孟斯根的笔名,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联和苏俄文学的文章,如《苏维埃一女郎》、《高尔基的托尔斯泰碎描》等。不过,他当时也比较偏爱杂文和散文小品的写作,曾写过《“幽妙”》、《放下饭碗漫记》、《忆哈尔滨》、《杭州漫谈》等作品。

从1934年10月起,孟氏开始向鲁迅与黎烈文、黄源创办的《译文》月刊投稿。因为他的笔名“斯根”经常出现于林语堂编的《论语》、《人世间》杂志,黎烈文遂给鲁迅写信,建议让孟氏改一新名在《译文》发表译作。鲁迅认为黎的建议是“有见地”的,却又觉得“此事颇难与本人说”,便委托孟氏的朋友聂绀弩与之商量。

孟氏当然不大肯更改自己别有寓意的笔名,但架不住聂绀弩婉言劝说,终于勉强允诺:“改就改吧。”绀弩便随手拿了本《红楼梦》,相约以信手所指来取新笔名。不料一指竟指到贾环,因为此人人品欠佳,绀弩不免有些踌躇。但转念一想,改“环”为“还”,也还可以。待考虑另一字时,孟氏悻悻然曰:“就用‘十’字吧,贾环不好,我比他更坏十倍。”当时,孟氏年少气盛,尚未能理解鲁迅等人对他的关爱之心。

改名虽然有些勉强。孟氏还是写信把决定告诉了鲁迅。鲁迅立即通知黄源编发他的译作。1934年11月,署名孟十还译的《我怎样写作》(苏联M·左勤克著)一文,即在《译文》1卷3期发表。自此,孟十还其名不断出现于众多报刊上,渐渐掩盖了孟氏所有其他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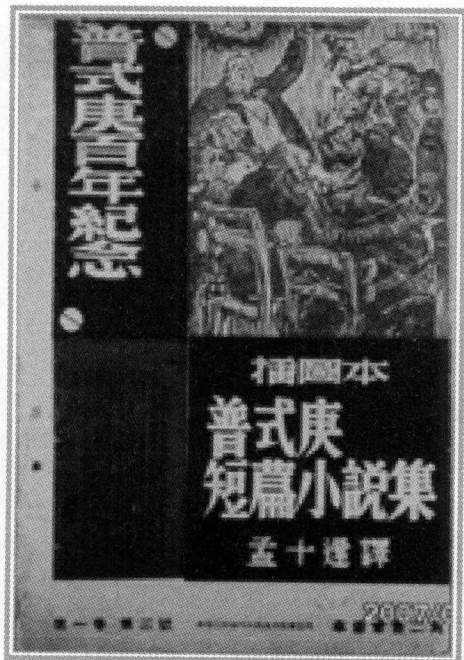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的培养

在东北青年作家中,除了萧军、萧红两位,恐怕要数孟十还与鲁迅的交谊最厚了。查《鲁迅日记》,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9月,鲁迅与孟十还的联系达85次之多,其中“得孟十还复信,即复”的记载比比皆是,可见鲁迅对他的重视。

1934年,孟十还开始倾力于苏俄文学译介工作。这时,他注意到鲁迅等人创办的《译文》月刊,有关苏俄文学的作品、评论、插图占有很大比重,遂把自己第一篇译作《我怎样写作》寄给鲁迅。而鲁迅创办《译文》,目的之一就是要多多译介苏俄文学作品和革命文艺理论,因此对孟十还的来稿自然特别关注。从此,两人密切往

来,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鲁迅对孟十还总是有信即复,耐心地解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,尤其在选题的选择上给予切实的指导。鲁迅告诉他,选题要避免与人重复,像“托翁《安那·卡列尼那》中国已有人译过了,虽然并不好,但中国出版界是没有人肯再印的”,所以还不如选译其他的书为宜。由于当时进步文艺不见容于政府当局,译介苏俄文学难度较大,鲁迅便建议他适当避开“犯忌”的作家,如法捷耶夫、卢那察尔斯基等,而选译柯罗连科、乌思宾斯基等人那些“较古之作”,或者“普式庚小说”,以免于“见官



1937年《文丛》杂志第1卷第3号封底介绍
孟十还翻译的《普式庚短篇小说集》

碰钉子”。

1934年11月，孟十还译出果戈理的短篇小说《五月的夜》，想请鲁迅为他写个后记。鲁迅复信道：“后记还是你自己做罢，不是夸口，自说译得忠实，又有何妨呢？倘还有人说闲话，随他去就是了。”鲁迅鼓励他大胆实践，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做好译介工作。

鲁迅还多次提醒孟十还，要自觉地从读者角度思考问题，使自己的译作适合于读者的需要。在鲁迅主持的《果戈理选集》中，有一册由著名翻译家耿济之承担翻译，对他的译稿，鲁迅同样严格要求，毫不马虎。他告诉孟十还，耿济之的译稿如果有错，也必须作彻底修改，“因为译书是为了读者，其次是作者，只要于读者有益，于作者也还对得起，此外是都可以不管的”。鲁迅的话，如点点春雨，滋润了孟十还的心田。

在向年轻的孟十还传道授业时，鲁迅是把他看作可信赖的朋友和有希望的译者的。孟十还也不负鲁迅的期望，对他的言传身教心领神会，身体力行，从而迅速地成熟起来。他工作勤勉，成果丰饶，几乎每期《译文》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。在鲁迅的培养下，他逐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界的一员骁将。

温馨的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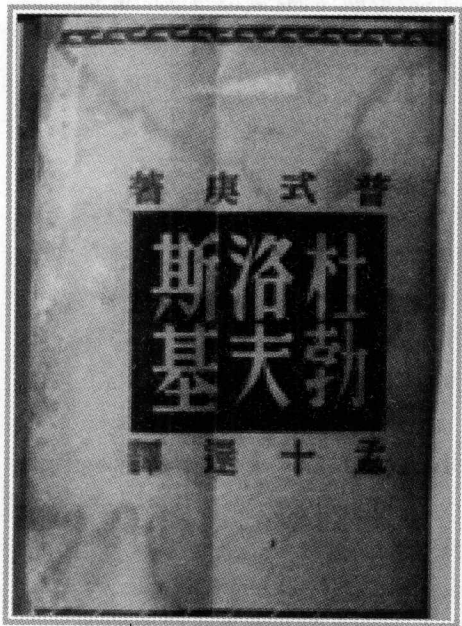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孟十还来说，结识鲁迅是他极大的幸运。鲁迅给予他的支持、引导以及温馨的爱，在他心灵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孟十还酷爱美术。有一次，他在友人家里看到鲁迅编选的木刻画集《引玉集》，那精致的装帧，出色的构图，深深地吸引了他。他不禁摩挲再三，爱不释手，却又不好意思向鲁迅讨取。后来，鲁迅偶尔从萧红处获悉此事，当即题签寄赠于他，并附短简云：“尝闻‘红粉赠佳人，宝剑赠壮士’，那么，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。寓里尚有一本，现在特以奉赠，作为‘孟氏藏书’，待到五十世纪，定与拙译《死魂灵》，都成为希世之宝也。”

鲁迅非常欣赏孟十还的才华，曾多次向友人推荐云“孟君的译

笔很好”，想让他得到更多文学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。

1935年1月，孟十还稿费收入较多，胡风等友人乘机敲他“竹杠”，孟十还也不推却，便在明湖春饭店请客。当晚，鲁迅和许广平携海婴前往赴席，到场的还有胡风、绀弩、茅盾、黎烈文等，共14人。其实，鲁迅并不热衷于吃饭，但为了帮助孟氏广结文缘，不仅自己一家人均去助兴，还很负责地将请柬转寄茅、黎两位，叮嘱他们务必参加。



孟十还翻译的普希金《杜勃洛夫斯基》的封面

鲁迅也从来没有狭隘的意识，不像某些出版家那样，把有才华的作家垄断起来，不许别人染指。对自己所欣赏的孟十还，鲁迅既竭诚欢迎他的译作，同时也鼓励他为其他刊物写稿。有一次，良友图书公司的郑伯奇遇见鲁迅，表示想请孟十还为他主编的《新小说》月刊译点短篇小说。鲁迅很高兴，次日便写信告诉孟十还，并建议孟氏主动“去访他一回，接洽接洽”。信中抄上良友图书公司的地址，还提示道：“公司的办公时间是上午九点起至下午五点，星期日上午休息。去一次自然未必

恰能遇见，那么只好再去了。”言之谆谆，不厌其详，足以看出鲁迅待人的真诚。

鲁迅所以热心支持孟十还为《新小说》译稿，是有自己的考虑的。他以其丰富的阅历，深知无论哪个书店老板，对作者“手段都是辣的”，作者倘若“卖稿集中于一个书店”，就会被这书店“支配你的生活”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。因此，鲁迅主张作者们投

稿面宽一些，以便从多方面取得稿费，使自己在进退裕如中谋求发展。

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孟十还一面继续与《译文》保持紧密的联系，一面遵照鲁迅的指点广泛投稿。从1934年末起，他先后在陈望道主编的《太白》、傅东华主编的《文学》、绀弩等主编的《海燕》、靳以等主编的《文季月刊》、黎烈文主编的《中流》、茅盾主编的《烽火》等刊物发表了众多译作，为苏俄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合作翻译果戈理

合作翻译果戈理作品，是鲁迅与孟十还友谊史上重要的一页。鲁迅早有系统翻译果戈理作品的计划，却苦于势单力薄，始终未能付诸实施。所以，当他收到孟十还寄来果戈理短篇小说《五月的夜》译稿时，不由得心池波动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给孟十还复信曰：“果戈理虽然古了，他的文才可真不错”，“中国其实也该有一部选集”，但这“虽是一个平常的梦，也很难实现”。

话虽这么说，鲁迅的心一直很热。正好这时译文社同仁筹划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《译文丛书》，于是鲁迅便函约孟十还共同商量，准备翻译出版一套《果戈理选集》。经过多次磋商，确定选集共分六册，分别为《狄康卡近乡夜话》、《密尔格拉德》、《鼻子及其他》、《巡按使及其他》、《死魂灵》（第一部）、《死魂灵》（第二部），并在孟十还主编的《作家》月刊上登出了广告。孟十还对此十分积极，很快译完了《密尔格拉德》一书，鲁迅则扶病译成《死魂灵》（第一部）。后来由于情况变化，这套选集改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但只印出了孟十还和鲁迅翻译的两册。

在鲁迅翻译《死魂灵》（第一部）的过程中，孟十还竭力给予协助。鲁迅为了译好《死魂灵》（第一部），多方搜求各种版本的插图，以作参考。曹靖华闻讯给鲁迅寄来一套梭可罗夫作的插图，但仅12幅，并不完整。孟十还知道鲁迅意犹未尽，便留心四处访求，半